

# 福州方言詞典

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 · 分卷

李榮 主編



## 福州方言詞典

李榮 主編

馮愛珍 編纂

責任編輯 戎文敏

---

出版發行：江蘇教育出版社  
(南京市馬家街31號，郵政編碼：210009)

經銷：江蘇省新華書店  
排版：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 
方言研究室

印刷：南京愛德印刷有限公司  
(江寧縣東山鎮金箔路203號，郵政編碼：211100)

---

開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張 18.75 插頁 4 字數 667,700  
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 
印數 1—1,000 冊

---

ISBN 7-5343-3421-7

---

Z·95

定價：45.60元

江蘇教育版圖書若有印刷裝訂錯誤，可向承印廠調換

## 《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》領導小組

召集人 李榮 趙所生  
成員 (按姓氏拼音爲序)

陳鳳英 李榮 繆詠禾  
王建邦 熊正輝 徐宗文  
楊牧之 葉祥苓 張振興  
趙所生 周方

## 《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》編纂委員會

主編 李榮  
副主編 (按姓氏拼音爲序)

繆詠禾 熊正輝 徐宗文  
葉祥苓 張振興 趙所生

# 分地方言詞典總序

李 榮

方言調查記錄語言的現狀，方言比較反映語言的歷史。方言詞典用分條列舉的形式，表達調查研究的初步成果。讀者可以用來查考方言詞語的意義。語言工作者可以據此從事專題研究。文史方面的學者，也可以取用其中的語料。

漢語方言的調查研究工作近年來有所進展。在這個背景下，我們計畫編一部以實地調查為主的，綜合的現代漢語方言詞典。這個計畫分兩步走。第一步是調查四十處方言，編四十冊分地方言詞典。第二步是在四十冊分地方言詞典的基礎上，補充一些其他方言資料，編一部綜合的漢語方言詞典。分地方言詞典與綜合的漢語方言詞典均由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。

方言詞典以方言調查為本。調查首先是物色發音合作人。發音合作人選擇老年中年，也不排斥青年。根據前者確定音系，記錄語料；參考後者補充詞語，同時說明音系與前者不同處。

調查表有字表與詞表兩種，前者采用公開出版的《方言調查字表》，後者是專為本計畫新編的《方言調查詞表》。這兩個表裏所列的單字與詞語，凡是本方言能說的，都盡可能問清楚。這樣各地的語料才能對比異同。這些語料不過是分地詞典的最大公約數。各地的編者有充分的篇幅，可以廣泛收羅本方言的字音與語彙。

分地方言詞典的要求有兩項：一是為綜合的方言詞典準備條件，二是反映本方言的特色。

分地方言詞典的內容分為三部分：主體是詞典正文，前有引論，後有義類索引與條目首字筆畫索引。

引論大致包括以下八項：（壹）本地的沿革、地理與人口。（貳）本方言內部的地理差別與年齡差別，本詞典發音合作人的方言派別。（叁）本方

言的聲韻調，聲韻調的連讀變化。假如有變音，就說明變化的格式與功用。(肆)單字音表，就是反映字音構造的聲韻調拼合表。這種表可以檢驗所定音系是否周到，有沒有什麼音在表裏不好安排。老讀輕聲的字與超出一般語音系統之外的象聲詞，都可以在表前交代，不列入表內。注意[m n ŋ]自成音節時的用法。仔細詢問表裏空格所代表的音有什麼意義，把有音義而無通行寫法的字通通記下來。這是采集語料的一種有效方法。不會寫、光會說的字往往是口語裏常用的，可以補充單字與詞語調查之不足。(伍)本方言在語音、語彙、語法各方面的特點。特點指本方言區別於其他方言，尤其是區別於附近方言之處。(陸)凡例，說明本詞典出條、注音、釋義的方式，大小字區別，各種符號的用法，等等。(柒)詞典例句中常用字注釋。(捌)音節表。

詞典正文按字音排列，以本方言的韻母、聲母、聲調為序。為了查閱方便，正文之後有兩個索引。義類索引大致依據《方言調查詞表》的分類和次序。

方言詞典編寫時經常參考《現代漢語詞典》，有些條目並從中引用注文，不說出處。引用其他書刊時一般都說出處。

我們全體工作人員，雖說多少做過一些方言工作，在詞典方面還是初學乍練。本計畫在一九九一年春天起步，一九九二年秋天起，分地詞典先後交稿，陸續出版。趁此機會向讀者提個要求，希望對已經出版的各冊多提意見，幫助我們把以後的工作做得好一點兒。是為序。

一九九三年一月

# 引論

## 壹 福州市

通常說的福州，指的是鼓樓、臺江、倉山、馬尾等四個市區及郊區，簡稱榕，別稱三山。福州市地處福建省東部、閩江下游，位於東經 $119^{\circ}17'$ — $119^{\circ}24'$ ，北緯 $26^{\circ}05'$ — $26^{\circ}2'$ 。市境西北負山，東南瀕海，陸地四周為閩侯縣所環繞。面積1043平方公里，人口1,402,584人。福州是福建省省會，全省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交通的中心。省、市人民政府駐市區。大福州市現轄除上述五區外，還有閩侯、長樂、福清、平潭、連江、羅源、閩清、永泰八縣市。大福州市東臨臺灣海峽，西倚三明、南平地區，南連莆田市，北接寧德地區。總面積11,968平方公里，總人口5,340,927人（以上數字據福建省1990年人口普查統計資料）。

福州春秋以後為越地。秦始皇二十六年（公元前221年），秦滅六國之後廢閩越王無諸為“君長”，以其地置閩中郡。漢高祖五年（前202年）復立無諸為閩越王，領閩中故地，都東冶。無諸所築冶城，是今福州最早建造的城池，舊址即今本市冶山。三國吳永安三年（公元260年）置建安郡。晉太康三年（282年）分建安置晉安郡，統領周圍八縣，都原豐（今福州）。南朝梁天監年間析晉安地置南安郡。梁普通六年（525年）以晉安（今福州）、建安（今閩北）、南安（今閩南）三郡屬東揚州。陳永定元年（557年）置閩州，領上述三郡，這是福建境內自成一州的開始，後又改名豐州，州治都在今福州。隋開皇九年（589年）改豐州為泉州（今泉州當時稱為武榮州）。大業二年（606年）復稱閩州。大業三年（607年）廢州併晉安、建安、南安三郡為建安郡，郡治仍在今福州。唐武德元年（618年）改建安郡為建州。景云二年（711年）改稱閩州都督府。開元十三年（725年）改閩州都督府為福州都督府，福州之名始於此。（關於“福州”之名的由來，唐·李吉甫《元和郡縣志》卷三十一認為：“因州西北福山為名。”清乾隆《福州府志》載：“福山今名董峰山，屬長樂縣。”因而福州是否由福山而名，以及福山究竟在何處，尚待考證。）天寶元年（742年）改福州都督府為長樂郡。乾元元年（758年）復稱福州。唐末五代，閩地為王審知及其後裔所據，建立“閩國”，都城設在福州，立國五十三年。宋雍熙二年（985年）定為福建路（今之福建基本上是宋福建路的舊有範圍）。南宋末年端宗即位福州，景炎元年（1276年）升福州為福安府，福州成為行都。元為福州路。明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改

爲福州府。明末唐王(聿鍵)稱帝福州，年號隆武，升福州爲福京，更名天興府，旋即敗亡。清朝仍爲福州府。民國元年(1912年)廢府治，併閩縣侯官縣爲閩侯縣(原閩縣和侯官縣衙署都在福州城內)。1946年成立福州市，爲省轄市和省會。

清代福州府領縣凡十：閩縣、侯官、古田、閩清、長樂、連江、羅源、永福(今永泰)、福清(1913年析平潭島置平潭縣。1990年福清改爲縣級市)、屏南，史稱“閩中十邑”。今古田、屏南屬寧德地區，其餘縣市仍爲福州市所轄。

福州居民以漢族爲主，畲滿蒙回等少數民族人口不多。畲族有聚居區，內部說畲話，對外說福州話。其餘民族都說漢語。

福州方言在福建省內具有廣泛影響，通行範圍僅次於閩南方言。除閩東地區外，閩中、閩北還有不少人說福州話。此外，福州方言還伴隨着華僑傳播到港澳臺及海外地區。據1991年的統計，約有一百萬的福州兒女(大福州市)分布在世界各地。海外有許多“福州十邑同鄉會”組織。在馬來西亞沙撈越有因福州人聚居開發而命名“新福州”的城市，在東南亞其他地區也有不少叫“小福州”的城鎮。廣大僑民及後裔，有的儘管已入當地國籍，但仍能運用鄉音。因此，福州方言在海外也有廣泛影響。

## 貳 福州方言的內部差別

下文討論福州方言常提到的本地韻書《戚林八音》，這裏先作一交代。

《戚林八音》是《戚參將八音》和《林碧山字義》兩書的合刊本，是福州一帶廣泛流傳的方言韻書，本地簡稱《八音》。《戚參將八音》約成書於十六世紀中葉，原名全稱《戚參軍八音字義便覽》(《八音》既指合刊本《戚林八音》，也指《戚參將八音》。本詞典除特別說明外，《八音》均指《戚參將八音》)。這部書據傳是明代抗倭名將戚繼光(1528—1587年)駐防福建時爲北方官兵學習福州話而編的韻書。《林碧山字義》約成書於十七世紀中葉，原名全稱《太史林碧山先生珠玉同聲》。這兩部書編排體例大致相同。清乾隆初年，有人彙輯二書，合訂刊行，取名《戚林八音》。本文作者用的《戚林八音合訂》扉葉題“□□堂藏板”，序題“時乾隆十四年(1749年)季春上浣晉安□□題於嵩山書屋”。晉安是福州古名。堂名刪去，作序人的姓名也刪去。正文上欄首題“戚參軍八音字義便覽 三山 蔡士洋開壁氏彙輯”。下欄首題“太史林碧山先生珠玉同聲一卷 閩中 藤山 陳他 也人氏彙輯 梅谷 林備與群氏校閱”。《戚林八音》將韻部稱作“字母”，以代表字連成歌訣：“春花香，秋山開，嘉賓歡歌須(金)杯，孤燈光輝燒銀釭。之東郊，過西橋，鶯聲催初天，奇(梅)垂(遮)溝。”其中“金”同“賓”，“梅”同“杯”，“遮”同“奇”，實爲三十三個“字母”(韻部)。聲母稱作“聲”，歌訣爲：“柳邊求氣低，波他曾日時，鶯蒙語出喜，打掌與君

知。”其中只用前十五個字，即“十五聲”。聲調為“八音”，即“公滾貢谷，群滾梆攝”，其中上聲“滾”重出，實為七個調類。

福州方言有廣義和狹義之分。廣義的福州方言指包括福州市和歷史上的“閩中十邑”，即閩清、長樂、福清等地的方言。下文把這一片方言叫做“福州系”方言。狹義的福州方言指福州市區、郊區及環繞四周的閩侯縣所使用的方言，通常叫“福州話”。本章討論福州方言的內部差別。 $\odot$ 至 $\textcircled{4}$ 為福州系方言的地域差別。 $\textcircled{5}$ 至 $\textcircled{7}$ 為福州話的地域差別和年齡差別。

$\odot$ 福州系方言的顯著特點之一是韻母隨聲調而變。也就是說韻母因調類的不同而有緊音鬆音之別。詳見下文參 $\odot$ 。但古田、羅源以及永泰、閩清交界處的個別鄉村卻沒有這一現象。例如：

	絲	時	死	四	是	錫	習	心	神	‘嬌’	信	腎
福州	sí	sí	sí									
連江	sí	sí	sí									
福清	sí	sí	sí									
古田	sí	sí	sí									
羅源	sí	sí	sí									

$\odot$ 《戚林八音》有“秋燒輝杯”四韵。大體上說，秋韵來自古流攝，燒韵來自古效攝，輝韵來自古止攝合口，杯韵來自古蟹攝合口。今福州系方言中，這四韵的表現情況不同，可分為三類： $\textcircled{1}$ ，區分這四韵，如古田、屏南、平潭等地。 $\textcircled{2}$ “秋燒”兩韵不分，“輝杯”兩韵不分；跟 $\textcircled{1}$ 對比，可以說秋韵併到燒韵，輝韵併到杯韵，因此，少了“秋輝”兩韵，如福州、長樂、閩清、閩侯、羅源、連江、永泰等地。 $\textcircled{3}$ 新派與老派四韵分併不同，老派同 $\textcircled{1}$ ，區分四韵，新派同 $\textcircled{2}$ ，秋燒兩韵不分，輝杯兩韵不分，如福清等地。例如：

	綑	朝	抽	挑	肥	賠	輝	灰	
古田	tíu	≠	tíu	≠	tíu	≠	tíu	≠	tíu
福州	tíu	=	tíu	=	tíu	=	tíu	=	tíu
福清老派	tíu	≠	tíu	=	tíu	≠	tíu	≠	tíu
福清新派	tíu	=	tíu	=	tíu	=	tíu	=	tíu

$\odot$ 《戚林八音》立三十三個韵部，沒有獨立的入声韵部。入声韵分作兩類，一類放在“春香山賓歡燈光銀缸東聲天”十二個鼻尾韵下（戚書稱作“賓金韵屬”）；一類放在“花嘉歌孤過西橋初奇”九個非鼻尾韵下（戚書稱作“之韵屬”）。入声韵尾在今福州系方言中的表現也可分為三類： $\textcircled{1}$ 有[ $k$  ?]兩個入声韵尾，如長樂、古田、閩清等地。 $\textcircled{2}$ 只有一個入声韵尾[?],但古入声字今仍分作兩類，即“賓金韵屬”的入声今讀有喉塞音[?]尾的入声韵，“之韵屬”的入声今讀舒聲。也就是說，《戚林八音》所區分的兩個韵屬的入声今不相混，如福清、平潭、屏南等地。 $\textcircled{3}$ 兩類人声相混，今

只有一個入聲韵尾[?],如福州、閩侯、羅源、連江、永泰等地。關於福州話的入聲韵尾,詳見下文參④。例如:

	甲,	格,	國,	郭,	月,	玉,	若,	集,				
古田	kak?	≠	ka?1	kuok?	≠	kuo?1	guok?	≠	guo?1	yøk?	≠	yø?1
福清	ka?1	≠	ka1	kuo?1	≠	kuo1	guo?1	≠	guo1	yo?1	≠	yo1
福州	ka?1	=	ka?1	kuo?1	=	kuo?1	guo?1	=	guo?1	yo?1	=	yo?1

④福州系方言都是七個調類,但各地調值略有不同,如福州、福清、古田三處。

	陰平	陽平	上聲	陰去	陽去	陰入	陽入
福州	˥ 55	˧ 53	˧ 33	˨ 212	˨ 242	˧ 24	˥ 5
福清	˧ 53	˧ 44	˧ 33	˨ 21	˨ 41	˧ 22	˥ 5
古田	˥ 55	˧ 33	˧ 52	˨ 21	˨ 313	˧ 2	˥ 5

以下討論福州話的差別。先討論城區與郊區的差別。城區指福州市中心的鼓樓、臺江、倉山三個區。郊區指附城地區和馬尾區。郊區各地(尤其是遠郊區)的方言也有差異,比如效攝開口一等的“糟龜操草”等字,北郊讀作[iau]韵母,西郊東郊等地讀音同城內一樣是[au]韵母。本詞典略去這些差異,將郊區作為一個泛指的概念,即根據城裏人的判斷,把非城區的說法都歸入郊區。當地人對城區郊區讀音的區分是很敏感的。郊區的記音主要依據西郊的洪山橋和東郊的魁岐。

⑤《戚林八音》催韵一部分去聲字,今城區讀[əy]韵母的鬆音[ɔy]韵母,郊區讀[uai]韵母。例如:

	對	退	內	最	罪	碎	坐	袋	代	年
城區	røy̚t									
郊區	tuaɪ̚n									

⑥《戚林八音》奇韵一部分字,今城區讀[ie ie?]韵母,郊區讀[ia ia?]韵母(與福清、平潭等地的讀音相同)。例如:

	爹	壁	摘	隻	迹	食	益	額	赤
城區	tie̚l	pie?1	tie?1	tsie?1	tsie?1	sie?1	ie?1	ŋie?1	ts'ie?1
郊區	tia̚l	pia?1	tia?1	tsia?1	tsia?1	sia?1	ia?1	ŋia?1	ts'ia?1
福清	tia̚l	pia̚l	tia̚l	tsia̚l	tsia̚l	sia̚l	ia̚l	ŋia̚l	ts'ia̚l

⑦《戚林八音》香韵一部分字,今城區讀[uoŋ uo?]韵母,郊區讀[yoŋ yo?]韵母(與福清、古田等地的讀音相同)。例如:

	張	暢	娘	涼	掌	廠	商	箬葉子	鵠
城區	luoŋt								
郊區	tyoŋt								
福清	tyoŋt								

⑧《戚林八音》西初溝三韵字,今城區平聲上聲分別讀作[ɛ œ εu]韵母,去聲分

別讀作[ə ɔ̄ au]韵母。城區去聲的單字音分別與“嘉歌郊”[a ɔ̄ au]三韵去聲字相混。郊區“西初溝”三韵去聲字仍讀[ɛ œ̄ ε̄u]韵母，與“嘉歌郊”三韵去聲字不混，與福清、平潭等地的情況相同。例如：

	帝	第	劑	細	賣	鑊	苧	繩	湊
城區	taʊ	taɪ	tɔɪ	rɔɪ	raʊ	reɪ	reɪt	reɪts	raʊts
郊區	teʊ	teɪ	tɛɪ	sɛɪ	seɪ	reɪ	reɪt	reɪts	reɪts
福清	teʊ	teɪ	tseɪ	seɪ	meɪ	reɪ	teɪ	reɪts	reɪts

⑤本條開始討論城區年齡差別。城區少數年紀大的人能夠區分入聲的兩個韵尾[k ?]，與上文③談到的長樂、古田相同。大多數人只有一個人聲韵尾[?]。詳見下文參④。例如：

	隻	接	郭	國	食	舌	玉	月
老派	tsie?ɪ	≠ tsieɪ	kuc?ɪ	≠ kucɪ	sie?ɪ	≠ sieɪ	guo?ɪ	≠ guoɪ
新派	tsie?ɪ	= tsie?ɪ	kuc?ɪ	= kucɪ	sie?ɪ	= sieɪ	guo?ɪ	= guoɪ

⑥《戚林八音》嘉山兩韵的字，與[ts ts']声母相拼時，老派今讀[a aŋ̄ a?]韵母，新派讀音同郊區一樣有[i-]介音，是[ia iaŋ̄ ia?]韵母。例如：

	早	炒	柴	冊	簪	井	青	慘	辯
老派	tsaɪ	ts'aɪ	ts'aɪ	ts'aɪ	tsaŋ̄ɪ	tsaŋ̄ɪ	ts'aŋ̄ɪ	ts'aŋ̄ɪ	tsaɪ
新派	tsiaɪ	ts'iaɪ	ts'iaɪ	ts'iaɪ	tsiaŋ̄ɪ	tsiaŋ̄ɪ	ts'iaŋ̄ɪ	ts'iaŋ̄ɪ	tsiaɪ

⑦個別字音和詞語新老派不同。老派的說法只限於少數年紀較大的人，而且一般人都不這麼說了。例如：

	崔	恢	斃	珊~瑚	呈	飛機		退休
老派	ts'øy	k	ɿ	ɿiŋ̄	ɿiŋ̄	ɿiŋ̄	ɿiŋ̄	ɿiŋ̄
新派	ts'øy	h	ɿ	ɿiŋ̄	t'iaŋ̄	ɿiŋ̄	ɿiŋ̄	ɿiŋ̄

本詞典的主要發音合作人有：高碧英（女，家庭婦女，76歲，1991年調查時的歲數，下同）；高榮釵（女，家庭婦女，82歲）；陳績成（男，幹部，56歲）；林松藩（男，退休商人，81歲，1985年調查時的歲數）。

## 參 福州方言的聲韵調

○聲母十五個，包括零聲母在內。

p p' m t t' n l ts ts' s k k' ɳ h θ

連讀音變出現[β ʒ]兩個新的聲母，見下文回之④⑤。

○韵母四十八個。韵母右上角的數字表示韵母的次序，下文單字音表及詞典

正文都用這個次序。韵母下的橫綫僅與詞典正文的韵母排列問題有關，見下文◎之③。

a/ <u>ə</u> <sup>4</sup>	e/ <u>ɛ</u> <sup>7</sup>	o/ <u>ɔ</u> <sup>9</sup>	œ/ <u>ɔ</u> <sup>12</sup>	ai/ <u>ɔɪ</u> <sup>14</sup>	au/ <u>au</u> <sup>16</sup>	eu/ <u>au</u> <sup>18</sup>
i/ <u>ɛɪ</u> <sup>1</sup>	ia/ <u>ɪd</u> <sup>5</sup>	ie/ <u>ɪɛ</u> <sup>8</sup>			iau <sup>17</sup>	ieu/ <u>ɪɛu</u> <sup>19</sup>
u/ <u>ou</u> <sup>2</sup>	ua/ <u>ʊd</u> <sup>6</sup>		uo/ <u>ʊɔ</u> <sup>10</sup>	uai/ <u>ʊɔɪ</u> <sup>15</sup>		uoi/ <u>ʊɔɪ</u> <sup>20</sup>
y/ <u>əy</u> <sup>3</sup>			yo/ <u>ɔɔ</u> <sup>11</sup>	øy/ <u>ɔy</u> <sup>13</sup>		
 aq/ <u>əŋ</u> <sup>24</sup>						
ɪŋ/ <u>ɛɪŋ</u> <sup>21</sup>	iaŋ/ <u>ɪdŋ</u> <sup>25</sup>	ieŋ/ <u>ɪɛŋ</u> <sup>27</sup>		ɛɪŋ/ <u>əɪŋ</u> <sup>31</sup>		ɪŋ( <u>n</u> <u>m</u> ) <sup>33</sup>
ur/ <u>ouŋ</u> <sup>22</sup>	uar/ <u>ʊdŋ</u> <sup>26</sup>		uoŋ/ <u>ʊɔŋ</u> <sup>28</sup>		ouŋ/ <u>ʊɔŋ</u> <sup>32</sup>	
yŋ/ <u>əyŋ</u> <sup>23</sup>			yŋ/ <u>ɔɔŋ</u> <sup>29</sup>	øyŋ/ <u>ɔyŋ</u> <sup>30</sup>		
 ə? <u>ə?</u> <sup>37</sup>						
i? <u>ɛɪ?</u> <sup>34</sup>	ia? <u>ɪd?</u> <sup>38</sup>	ie? <u>ɪɛ?</u> <sup>41</sup>		ɛi? <u>əɪ?</u> <sup>46</sup>		
u? <u>ou?</u> <sup>35</sup>	ua? <u>ʊd?</u> <sup>39</sup>		uo? <u>ʊɔ?</u> <sup>43</sup>	ou? <u>ʊɔ?</u> <sup>47</sup>		
y? <u>əy?</u> <sup>36</sup>			yo? <u>ɔɔ?</u> <sup>44</sup>	øy? <u>ɔy?</u> <sup>48</sup>		

韵母排在斜綫前的是繫音，斜綫後的是鬆音，計數時斜綫前後算一個韵母，詳見下文◎。

### ◎單字調七個。

陰平[˥] 55 上聲[˧] 33 隱去[˨] 212 陰入[˩] 24  
陽平[˧] 53 陽去[˨] 242 陽入[˩] 5

此外，連讀時出現[˨˩]21 與[˧˥]35 兩個新調值，詳見下文◎之③④。

### ◎關於聲母的說明，分①至⑤條。

①聲母[n l]在《戚林八音》中分別屬於日母和柳母，現在大多數人不分。[n l]無辨字作用，如“老闊”可以都讀作[nauɛɪ]，也可以都讀作[laɛɪu]。讀[n]讀[l]依個人的發音習慣而定。多數人是將[l]併到[n]，也有人[n~l]兩可。不過還有極少數人分[n l]。筆者調查時的一位發音人，因少時在私塾讀書，以《戚林八音》、《五言雜字》等為課本，對不分日母柳母的現象很反感，經常糾正其兒孫的讀音。考慮到《戚林八音》分兩母，現在還有人區分[n l]，本詞典從分不從合。仍然依據《戚林八音》的聲母系統和發音人的辨別，分立[n]和[l]聲母。實際上，依今福州大多數人的讀音，凡是標注[n]聲母的音節都可讀作[l]聲母，反之亦成立，文中不再一一說明。[n l]在鼻音韵尾後面一定都是[n]，詞典正文直接注[n]。

②聲母[h]是一個喉清擦音，發音部位略前，但不到舌根清擦音[x]。

③[θ]表示沒有聲母，沒有聲母在計算上也應該看作一個聲母，叫零聲母。《戚林八音》叫“驚”聲母。驚聲母字以韵母的形式直接出現，如“驚 eiŋ˥˥ | 野 ia˧˧ | 穩 uŋ˥˥ | 純 yŋ˥˥”。零聲母字單字音帶輕微的喉塞音[?]。[θ]與[?]沒有辨字作用。本文列舉聲母時寫作[θ]，詞典正文表示音變後的原聲母時也寫作[θ]，如“棉襖 mienŋ˧˧ (θ-)”表示在“棉襖”一詞中，“襖”讀作[mienŋ˧˧]，單字音“襖”是零聲母[θ-]。此外，記音時不寫[θ]，也不寫[?]。

④連讀時第一個字的聲母一律不變，後字聲母變化規律見表一。表端是後字的原聲母，表左是前字的韵尾條件，表中是後字變成的聲母。表左的入聲韵甲類指的是《戚林八音》列在“春香天”等十二個鼻尾韵即“賓金韵屬”的入聲字；入聲韵乙類指的是列在“花嘉歌”等九個非鼻尾韵即“之韵屬”的入聲字。詞典正文注音直接標注實際讀音，然後在聲母變化的音節後面用括號標示原聲母，如：“芹菜 k'yuŋ˧˧ tsai˩˩(ts'-)”表示“菜”字在“芹菜”的實際讀音是[tsai˩˩]，“菜”字單說[ts'ai˩˩]。無法確認原聲母的，只標實際讀音。

表一 聲母的變化規律

	後字聲母	p p'	t t' s l	ts ts'	k k' h θ	m n ŋ
前 字 韵 母	鼻音尾韵	m	n	3	θ	不變
	元音尾韵					
	入聲韵乙類	β	l	3	θ	不變
入聲韵甲類		不變				

⑤連讀音變出現兩個新的聲母[β 3]。[β]是個雙唇靠近呈縫狀的濁擦音。[3]的前後有[i]韵母時，音值近[ʐ]或[j]；前後有[y]韵母時，音值近[ʐ]或[u]。今比較通行的寫法是[ʒ]，本詞典也采用[ʒ]。[β ʒ]以上字韵尾為條件，只出現在後字的連讀音變中。

韵母說明較長，以下分為②③④三段。

⑥否定詞“怀”有四個說法。一般在唇音聲母[p p' m]前說[m]，在舌尖聲母[t t' n l ts ts' s]前說[n]，在舌根聲母[k k' ŋ h]與零聲母前說[ŋ]，強調否定語氣說[ŋŋ]，不受後字聲母制約。例如：

怀買不買	怀食不吃	怀去不去	怀畫不畫
mɪŋ˧˧ mɛŋ˧˧	nɪŋ˧˧ s-nieŋ˧˧	ŋɪŋ˧˧ k'-ŋŋ˧˧	ŋɪŋ˧˧ ŋ-ŋŋ˧˧
iŋ˧˧ mɛŋ˧˧	iŋ˧˧ s-nieŋ˧˧	iŋ˧˧ k'-ŋŋ˧˧	iŋ˧˧ ŋ-ŋŋ˧˧

否定詞“怀”不單說，兩字組中作為前字只有[ŋ]55和[ŋŋ]53兩個調值。根據變調行為，其來歷可能是陰平、陰去、陽去，與周圍方言比較可以斷定其來自陽去[ŋ]242

調。詞典正文[liŋ]在[iŋ]韵；[m n ŋ]計數時算作一個韵母，排在[ŋ]尾韵之後。

⑤韵母分繁音和鬆音。上文韵母表將每一對相配的繁音和鬆音排列在一起，用斜綫隔開，斜綫前是繁音韵母，斜綫後是鬆音韵母。這是福州話的主要特點，值得仔細討論。

①福州方言韵母有繁音與鬆音之分，繁鬆隨調類而定。每一對相配的繁鬆韵母中，繁音韵母主要元音的舌位較高或較前，鬆音較低或較後。從單字音來說，繁音韵母只拼陰平、陽平、上聲、陽入四個調，鬆音韵母只拼陰去、陽去、陰入三個調。連讀時，鬆音作為後字不變，作為前字變調，同時韵母變為相配的繁音。繁音不論在什麼環境裏都不會變成鬆音。也就是說，鬆音韵母的音值隨位置而變；繁音韵母的音值是固定的。（因此有人將繁音稱為本韵，鬆音稱為變韵。這種名稱容易引起誤會，本文不取。）

福州話的研究者，把鬆音與繁音相配成對，在韵母計數上一對繁鬆音作為一個韵母，理由有A B C三點。

A 從本方言的音變規律來看，鬆音變調時，韵母同時變得跟繁音一樣。例如：繁音四調，變調時不變韵母：

陰平	陽平	上聲	陽入
風 huŋ˥	魂 huŋ˥	粉 huŋ˧	佛 huŋ˥
風氣 huŋ˥r k'ei˥	魂魄 huŋ˥r p'ey˥	粉牌 huŋ˧r p'meŋ	佛經 huŋ˥r kiŋ˥
鬆音三調，變調同時變韵母：			

陰去	陽去	陰入
訓 houŋ˥	分 houŋ˥	福 houŋ˥
訓導 huŋ˥r t-noŋ	分數 huŋ˥r s-nouŋ	福州 huŋ˥r tsieuŋ

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，“風魂粉佛”四個字的韵母是繁音，作為前字時，聲調變了，韵母仍跟單字音一樣。“訓分福”三個字的韵母是鬆音，作為前字時，聲調變了，韵母同時由鬆變繁，就是變得跟相配的繁音“風魂粉佛”一樣。

B 從來歷看，古代相承的平上去入四聲今福州分為七個調，其中四個調拼繁音，三個調拼鬆音。比如古侵寢沁緝四韵和庚梗映陌（三開）四韵，今韵母分別相同，所以今福州七調鬆繁相配，就好比古音四聲相承。現在以剛才說的八韵（下文舉平聲韵目，賅平上去入四聲）見群兩母的字為例。

陰平繁音	陽平繁音	上聲繁音	陽入繁音	陰去鬆音	陽去鬆音	陰入鬆音
侵韵	金 kiŋ˥	琴 k'iŋ˥	錦 kiŋ˧	及 kiŋ˥	禁 keiŋ˥	姈 keiŋ˧
庚韵	京 kiŋ˥		景 kiŋ˧		敬 keiŋ˥	競 keiŋ˧

古平聲庚的一行群母“擎鯨”今讀陰平[kiŋ˥]，調類不合常例，古入聲“剗”今讀[k'yoŋ˥]，“屐”今讀[k'iaŋ˥]，今元音都與“京景”不同，所以陽平、陽入缺字。

C 從鄰近方言的比較看，屬於福州系方言的古田方言等韵母不隨聲調分化為

繫音鬆音。陰去、陽去、陰入調下的韵母與陰平、陽平、陽入一樣，見上文貳○。

這裏舉[*iŋ eiŋ uŋ ouŋ yŋ eŋŋ eiŋŋ aiŋŋ ouŋŋ uŋŋ eŋŋŋ*]六對相配的韵母，詳細說明繫音鬆音的關係。

[*eiŋ ouŋ eŋŋ*]對[*iŋ uŋ yŋ*]三個繫音來說是可變的鬆音，對[*aiŋ ouŋ eŋŋ*]三個鬆音來說又是不變的繫音。單就韵母而言，[*eiŋ ouŋ eŋŋ*]身兼繫鬆二職。結合聲調來看，逢陰平、陽平、上聲是繫音，逢陰去、陽去是鬆音。在實際說的話裏頭，韵母總是與聲調並存的，韵母聲調結合起來說，就沒有身兼繫鬆二職的韵母。請比較下列六行例字。同一行的例字只考慮今韵母繫鬆相配，不管古韵母是否四聲相承。

陰平繫音	陽平繫音	上聲繫音	陰去鬆音	陽去鬆音	陰入鬆音	陽入繫音
丁 <i>tŋŋ</i>	陳 <i>tŋŋ</i>	等 <i>tŋŋ</i>	鎮 <i>teŋŋ</i>	陣 <i>teŋŋ</i>	滴 <i>teiʔ₁</i>	直 <i>tiʔ₁</i>
登 <i>teŋŋ</i>	填 <i>teŋŋ</i>	典 <i>teŋŋ</i>	店 <i>taŋŋ</i>	墊 <i>taŋŋ</i>	德 <i>taiʔ₁</i>	特 <i>teiʔ₁</i>
敦 <i>tŋŋ</i>	童 <i>tŋŋ</i>	董 <i>tŋŋ</i>	棟 <i>touŋŋ</i>	炖 <i>touŋŋ</i>	督 <i>touʔ₁</i>	獨 <i>tuʔ₁</i>
當 <i>touŋŋ</i>	堂 <i>touŋŋ</i>	黨 <i>touŋŋ</i>	頓 <i>touŋŋ</i>	段 <i>touŋŋ</i>	卓 <i>touʔ₁</i>	奪 <i>touʔ₁</i>
忠 <i>tŋŋ</i>	重 <i>tŋŋ</i>	豕 <i>tŋŋ</i>	中 <i>teŋŋ</i>	仲 <i>teŋŋ</i>	竹 <i>teyʔ₁</i>	逐 <i>tyʔ₁</i>
冬 <i>təŋŋ</i>	箇 <i>təŋŋ</i>	桶 <i>təŋŋ</i>	凍 <i>təŋŋ</i>	動 <i>təŋŋ</i>	觸 <i>təyʔ₁</i>	毒 <i>teyʔ₁</i>

也許有人會說，何必把[*iŋ eiŋ aiŋ*]分為兩對繫鬆相配的韵母，何不分為下列三韵？[行文時舉舒聲(平上去三聲)包括入聲，舉例時舒入全舉。下同。]

陰平	陽平	上聲	陰去	陽去	陰入	陽入
<i>eiŋ</i>	登 <i>teŋŋ</i>	填 <i>teŋŋ</i>	典 <i>teŋŋ</i>	鎮 <i>teŋŋ</i>	陣 <i>teŋŋ</i>	滴 <i>teiʔ₁</i>
<i>iŋ</i>	丁 <i>tŋŋ</i>	陳 <i>tŋŋ</i>	等 <i>tŋŋ</i>			特 <i>teiʔ₁</i>
<i>aiŋ</i>				店 <i>taŋŋ</i>	墊 <i>taŋŋ</i>	德 <i>taiʔ₁</i>

表面上這樣處理取消了繫鬆相配的說法，分類法簡單。實際上這種簡單化是片面的，掩蓋了福州話語音構造的規律性。現在分D E F三點來說。

D 這樣處理解釋不了福州話的韵母變化。假如不認為[*eiŋ eiʔ₁*]既是跟[*iŋ iʔ₁*]相配的鬆音，又是跟[*aiŋ aiʔ₁*]相配的繫音，如何解釋為什麼有的[*eiŋ eiʔ₁*]變韵，有的又不變。請比較下列例字的韵母變化。

繫音	連讀韵母不變	鬆音	連讀韵母變繫
蝶	蝶蓮十		趁令塞店縣八
蝶	蝶乾 <i>t'eiŋŋ</i> <i>k-tʃeŋŋ</i>	趁 <i>t'eiŋŋ</i>	趁錢 <i>t'eiŋŋr t's-ziŋŋ</i> 扳錢
蓮	蓮花 <i>leŋŋŋ</i> <i>h-lŋŋŋ</i>	令 <i>leŋŋ</i>	令兄 <i>liŋŋr hŋŋ</i>
十	十八 <i>seiʔ₁l</i> <i>paiʔ₁</i>	塞 <i>seiʔ₁</i>	塞車 <i>siʔ₁l ts-ŋŋŋ</i>
		店 <i>taŋŋ</i>	店主 <i>teŋŋr ts-ŋŋŋ</i>
		縣 <i>kaŋŋ</i>	縣長 <i>keŋŋr t-nŋŋ</i>
		八 <i>paiʔ₁</i>	八十 <i>peŋŋr seiʔ₁</i>

E 從韵母聲調的拼合關係看，除下文說的幾個字少的韵母外，大都每韵七調，

偶有空缺。[iŋ i? eiŋ ei? aiŋ ai?]如果分成三韵([ŋ/?]尾算一韵)或六韵([ŋ/?]尾算兩韵)，除[eiŋ ei?]可以拼七個調之外，[iŋ i?]總是陰去、陽去、陰入缺字，[aiŋ ai?]總是陰平、陽平、上聲、陽入缺字。其他所有繁音都跟[iŋ i?]一樣只拼四個調，所有鬆音都跟[aiŋ ai?]一樣只拼三個調。

F 從聲母韵母的拼合關係看，相配的繁音鬆音跟聲母的拼合關係相同。比如，福州方言唇音聲母可以拼開口呼韵母，不拼撮口呼韵母。[øŋ øy?]作為繁音是開口呼韵母，可以與唇音聲母相拼：蠟 møyŋ?; 電 p'øyŋ?; 墓 møyŋ?; [øŋ øy?]作為跟[yŋ y?]相配的鬆音，與其他撮口呼韵母一樣，不拼唇音聲母。

再說本地人對繁鬆音的運用。他雖然不一定能說出福州話繁音在什麼條件下變繁音，實際上卻能掌握繁鬆音的變化，並運用自如。可見繁鬆音相配是福州話固有的。

繁音鬆音音值上的區別在於主要元音不同，介音和韵尾不影響音的繁鬆。有人以為造成繁音的原因在於調值的曲折或上揚。這是單就福州方言推定的片面說法。拿鄰近方言來檢驗，這說法就站不住了。拿福清、古田兩地方言來看，福清方言有繁鬆音之別，福清繁音的調值是：陰去[˩]21調，陽去[˨]41調，陰入[˧]22調，並非曲折或上揚。古田陽去是[˦]313曲折調，韵母卻沒有繁鬆之別。

②福州方言四十八個韵母，從繁鬆音的觀點看，可以分為甲乙丙丁四類。

甲 少數韵母沒有繁鬆音的區別。比如[m n ŋ iau œ? ε?]幾韵與調類拼合的情況見下表：

陰平	陽平	上聲	陽入	陰去	陽去	陰入
m	mᵊ	mᵊ				
n	nᵊ	nᵊ				
ŋ	ŋᵊ	ŋᵊ				
iau	iauŋ	miauŋ				
œ?			[kœŋ?]	扔		[kœŋ?]
			[k'œŋ?]	咳		[œŋ?]
ε?			[meŋ?]	癟		[meŋ?]
			[neŋ?]	捺		[neŋ?]
			[ŋeŋ?]	象聲詞		[ŋeŋ?]

從上表可以看出，這幾個韵的字很少，上聲、陰去、陽去三個調下沒有字。上文⑩談到[m n ŋ]是否定詞“否”在不同語音環境中出現的韵母，只能出現在前字。[m n ŋ]三音分列，只見於[r ɿ]兩調，而且自成音節，無所謂繁鬆。[iau]只有陰平、陽平調下有字，不能仿效[au]韵立論。[œ? ε?]陽入陰入韵母音值相同，不分繁鬆。

乙 繁鬆音相配是一對一的。這類韵母的主要元音是[a e o]，介音有[i u y]

三個，韵尾有[i u ŋ ɔ?]四個。介音和韵尾不影響韵母的緊鬆變化。當緊音的主要元音是半高的[e o]時，鬆音的主要元音開口度增大，舌位下降，成為半低的[ɛ ɔ]。當緊音的主要元音是低元音[a]時，鬆音的主要元音舌位向後移，成為後低元音[ɑ]。這類的韵母有下列二十五對，斜綫前是緊音，斜綫後是鬆音。

a/a	ia/ia	ua/ua	ai/oi	uai/uai	au/au
	ie/iɛ				ieu/iɛu
o/o	yo/yo	uo/uɔ		uɔi/uɔi	
əŋ/əŋ	iəŋ/iəŋ	uəŋ/uəŋ	a?/a?	iə?/iə?	ua?/uə?
	ieŋ/iɛŋ			ie?/ie?	
	yoŋ/yəŋ	uoŋ/uɔŋ	o?/ɔ?	yo?/yɔ?	uo?/uɔ?

現在說說這二十五對韵母的記音方式。引論裏分緊鬆音，緊鬆音從韵母的記音可以看出來。詞典正文為節省篇幅，記音時不分緊鬆，都記作緊音。讀者可根據調類判別是緊音還是鬆音。凡是[u]212 陰去，[u]242 陽去，[u]24 陰入三個調，韵母就是鬆音。逢其他調類，韵母一律是緊音。

丙 上一段說緊鬆音一對一相配的有二十五對韵母。但就[a/a o/o au/au]三對而言，這說法還不周到，必須補充。根據向來的說法，[a/a o/o au/au]三對韵母緊鬆相配；[ɛ ɔ e ɔ]只有緊音，沒有鬆音。這說法前半句不錯，後半句欠妥。根據福州話變調時鬆音同時變為緊音，反映出[ɛ ɔ e ɔ]也有相配的鬆音，這樣又增加[ɛ/a ɔ/e e/ɔ au/au]三對緊鬆相配的韵母。

因此，就福州話有[a/a o/o au/au]和[ɛ/a ɔ/e e/ɔ au/au]六對緊鬆相配的韵母看來，緊鬆相配還有二對一的，就是兩個緊音配一個鬆音。如：“下=會 aŋ，道=苧 tɔŋ，臭=湊 ts'auŋ”，這三對字單字音分別相同，都是鬆音。這三對字變調時韵母不同，證實[a o au]三個鬆音各有兩個緊音。現在對比如下：

a/a 下 aŋ	o/o 道 tɔŋ	au/au 臭 ts'auŋ
下月 aŋŋ ŋuoŋŋ	道士 tɔŋŋ t-lain	臭味 ts'auŋŋ eɪŋ
e/a 會 aŋ	ɔ/e 苧 tɔŋ	e/ɔ 湊 ts'auŋ
會曉 eŋŋ hieuŋ	苧綫 tɔŋŋ s-liŋŋ	湊尅 ts'euŋŋ k'aiŋŋ

(會曉：知道 苧：苧麻 苧綫：細麻繩 湊尅：越擠越往上湊，湊熱鬧)

現在說到記音方式了。[a/a o/o au/au]三對韵母記音法如乙項所說，在引論中這三對韵母的記音分緊鬆；在詞典正文裏這三對韵母都記成緊音，讀者可以根據聲調判定是緊音還是鬆音。

為了區別於乙項說的[a/a o/o au/au]三對韵母，[ɛ/a ɔ/e e/ɔ au/au]三對韵母的記音法如下面的丁項，區分鬆緊音。比如“第二 teŋŋ(a) neɪŋ”，表示“第二”在“第二”中韵母是緊音[ɛ]，單字音韵母是鬆音[a]。上文乙項說過，[a/a o/o au/au]詞典正文

都記作緊音[a o au]，因此，凡是詞典正文裏的[a o au]一定是[ɛ œ œu]的鬆音。（[œu]韵因沒有獨用詞，故詞典正文只有[œu]沒有[œu]單列的韵目。）

丁 緊鬆音相配是交叉跨類的。韵母聲調結合起來說，沒有身兼緊鬆二職的跨類韵母。這裏說的跨類是不考慮聲調因素的。某些韵母既充當鬆音，又充當緊音謂之交叉跨類。這類韵母的緊音主要元音是高元音[i u y]；或者是[ø œ œu]構成的前響複合元音。沒有介音，韵尾有單韵尾，也有元音韵尾加鼻韵尾（或塞韵尾）構成的雙韵尾，如[eig œy?]等。為了討論方便，本文不采用雙韵尾的說法，而將[eig œy?]等作為複合元音帶輔音韵尾。緊鬆音交叉的情況是，當緊音是[i u y]時，鬆音分別是[ei ou œy]；緊音是[ei ou œy]時，鬆音是[ai ou œy]。這類韵母有十六對：

i/ei	ieŋ/eiŋ	ɛiŋ/aiŋ	i?/ei?	ɛi?/ai?
u/ou	urŋ/ouŋ	oŋ/œŋ	u?/ou?	ou?/œu?
y/œy	œy/œy	yŋ/œyŋ	y?/œy?	œy?/œy?

對於這一類韵母，正文注音時區分緊鬆音，在變化了的音節後用括號表明其鬆音。如“字謎 tsɪ̈ɪ̈ (ei) meɪ̈ɪ̈”，表示“字”的實際讀音是[tsɪ̈ɪ̈]，單字音是[tseɪ̈ɪ̈]。

③韵母的排列問題。以上討論了福州話的韵母特點和記音方式，現在說說詞典正文的排列次序。上文②指出，福州話四十八個韵母，從緊鬆音的觀點看，可以分為甲乙丙丁四類。甲類無所謂緊鬆音。乙類緊音鬆音差別較小，詞典正文只記緊音，不記鬆音，實際音值（緊音還是鬆音）可以從聲調推出。丙丁兩類韵母緊音鬆音差別較大，如果記音仿效乙類的做法，對會福州話的人來說感覺比較彆扭，對不會福州話的人來說，因為有表面上跨類的韵母的干擾，又容易引起誤會。因此丙丁兩類韵母詞典正文分立兩韵目。

詞典正文的韵母次序，依照上文①的韵母表右上角的序數。下加橫綫的韵母是乙類韵母的鬆音，詞典正文中不再出現，一律記斜綫前的緊音，比如[a/æ ai/ai ieŋ/ieŋ]，只記[a ai ieŋ]，不記[a ai ieŋ]。丙丁兩類韵母分別排列，鬆音排在相配的緊音後面，比如[ɛi]排在[i]後頭，[œyŋ]排在[œyŋ]後頭。這樣排列有七處韵母兩見，比如[œy]作為鬆音跟在序數是7的[y]韵母後頭，作為緊音本身序數是13，後面又跟有鬆音[œy]。這種兩見的韵母有[œy eiŋ ouŋ œyŋ eɪ̈ ou? œy?]七個。上文②之①說過“在實際說的話裏頭，韵母總是與聲調並存的，韵母聲調結合起來說，就沒有身兼緊鬆二職的韵母”。同樣，正文排列兩見的韵母，結合聲調來說，也不是真正的兩見。查閱時應當結合聲調，凡是陰去、陽去、陰入，一定是出現順序在前的，因為它是某些高元音的鬆音；凡是陰平、陽平、上聲、陽入，一定是出現順序在後的，因為它是緊音。也許有人會說，何必把[œy eiŋ]等韵母按不同聲調排列兩處，合為一處豈不查閱方便？本词典從分不從合的理由，在上文②之①中解釋為何區分緊鬆音時已從正反方面談過A B C D E F六點。另外，[œy eiŋ]等韵母，作為鬆音其音值是要隨位置而變的，比如下面三條詞：